

# 散文研究大有可为

唐小祥

相对于小说、新诗和戏剧研究的热闹、拥挤、活跃，现当代散文研究一直处于比较冷清、边缘、平静的状态，甚至到了门可罗雀、后继乏人的地步，以至于当人们在梳理学科研究史的时候竟然列不出几篇(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现当代散文研究论文(或著作)。在近年来兴起的创意写作和作家课堂中，现当代散文也被忽视，极少有讨论散文写作理论、方法与实践的一个难以申请课题、缺乏发表阵地的研究领域，不仅难以吸引更多研究者进入，而且对身在其中的现当代散文研究者也会造成心理压力和价值困惑，甚至直接影响到能否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自信。

要想重建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的价值与自信，就必须立足新时代确立和论证现当代散文的价值与自信，也就是重新强调和恢复散文的启蒙性和文学性维度，阐释和揭示散文与时代、社会、人生之间密切相关的内在联系。

与小说、诗歌和戏剧相比，现当代散文与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的联系最为紧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密码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和依据。因此有学者提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奠基期，或者说一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发初期和该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基本上是全然重叠和胶合的；质言之，散文在一个民族思维方式、文化

心理和审美性格的形成史上具有源头性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问题变得日益迫切，现当代散文中所内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人们识别文化身份和建立自我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宝贵资源。阅读俞平伯、朱自清、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汪曾祺、孙犁、张中行、余光中、王鼎钧等散文家的散文，同时也是在感受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

从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欧阳修的“文以载道”，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八大家，都体现着中国古典散文的思想性、启蒙性。进入现代以来，虽然被命名为“美文”或“小品”，又由小说和诗歌承担了部分的启蒙任务，但现当代散文自身的思想性、启蒙性并未完全丧失。正如散文家李广田所说，小品散文也有各种各样，写身边琐事的小品散文是一种，写身外大事的小品散文又是一种，于是有柔性的小品散文，也有刚性的小品散文，有闲逸的小品散文，也有强力的小品散文。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白杨礼赞》、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对读者思想上的启蒙，朱自清的《背影》、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余光中的《听听那冷

雨》、刘烽园的《自己的夜晚》、彭学明的《娘》对读者情感上的启蒙是20世纪的任何小说、诗歌和戏剧都不能取代的，也是深植于国人心中永难忘却的文化记忆和灵魂乡愁。

一部《古文观止》，国人诵读几千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收入的散文具有充沛的文学性。如果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文学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散文语言以其日常性、实用性、经验性成为了人们须臾不可离的文类选择。特别是在当前碎片化、浅表化的阅读和写作语境下，人们的系统写作、精准表达和有效沟通能力日益受到磨损，通过学习现当代优秀散文正好可以感受汉语之美，写出优美隽永的文字，让自己的表达更准确、更丰富。在这个意义上，现当代散文对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期待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入到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的行列中来，在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对20世纪中国散文艺术实践的总结中，逐步形成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改变散文研究缺乏学术含量的刻板印象，确立起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的价值与自信。

有些青年作家会出现“高开低走”“一篇成名后默默无闻”等情况，某种角度上讲，是由于写作养成期中忽视写作训练所致。

这些青年作家缺乏写作的基本功训练，只漂浮在文本表面之上，我称之为“浮游症”。青年作家有一种通病，喜欢关注某种时髦理念，而不太注重写作基本功训练。小说创作需要天赋与才华，更需要刻苦的训练。一般而言，一位青年作家发表三四十万字以上的作品，算是初窥门径。早期发表的作品，是一个准备期和积累期，这时也许有不错的作品，但创作还是处于“自发”状态，运用的是储备的记忆，真正形成稳定的创作风格、稳定的“文学生产能力”，还需要扎实的训练。

有的青年作家热衷于写童年、写青春，有的青年作家开笔时能从“老年人情感”等巧妙角度切入，获得一定成功。然而，自我经验一旦被“反复书写”，失去创作冲动和新鲜感，就既不能沿着原有路数继续掘进，也很难度过“瓶颈期”，达到更高远的艺术目标。文学训练，既针对不同文学体裁、题材，也针对不同文本长度的适应力，更是“夯实地基(小说基本能力)”的工作。某些自恃天才的作家，也许能“一飞冲天”，若要长久保持旺盛创造力，必须进行基本功锻炼，而更多作家需要的则是长久的训练。这种训练让青年作家脱离熟悉领域，增加共情能力，增强驾驭不同题材作品的本领，也让青年作家深入生活，拥有更深刻的艺术表现力。

同时，这种训练也是一种“技术性”锻炼。特别是青年作家写作初期，这种技术性训练的作用远大于养成某种流行趣味、操纵某种写作元素。很多青年作家轻视训练，认为这是枯燥、抹杀创作灵性的做法。其实这些训练起到的只是基础作用，而不是以规则来限制。在我看来，作家的这种训练，应是某种“自我培养和训练”，注重实践效果，而非某种规范性养成和学理性总结。这种训练，首先起于对社会、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它也以题材、对话、场景、风景、细节、人物、意蕴、知识、故事性、叙事话语、语言修辞等单元的培养为延展，其中又以细节、人物为重点。从小说基本原则、中国小说传统、小说读者的基本接受、小说实现媒介融合等几个方面着眼，细节的锻打可以让青年作家迅速成长，人物塑造则是小说有持久魅力的秘密所在。

比如，风景描写功能在很多青年作家笔下，都已严重退化。某青年作家声称，他从不写风景，也不会对风景感兴趣，因为那都是19世纪、20世纪小说家的拙劣伎俩，他只在乎“人内心的风景”。然而，一方面，风景描写与人的内心、人对世界的理解融为一体，形成象征性氛围；另一方面，小说中精妙的风景描写，能给人们带来阅读快感，并以此形成人与世界的沟通。因此，无论文化哲学领域，还是创作具体实践层面，风景描写都不应被简单剔除在创作训练项目之外。

与此类似的，还有小说的对话功能。某些青年作家是不屑于写对话的。他们的人物对话描写，全是简单的、不加标点的“转述体”。小说对话功能，似乎只有在影视剧本等视听语言艺术中，才被认为是重要技法。然而，当这种姿态耗尽原有形式创新的冲动，很快就会陷入乏味的套路。精妙的对话，也是小说创作训练的基本单元，即便刻意淡化对话功能，有功力的作家也会让对话“转述体”显现出意想不到的力量。

除此之外，讲述故事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作家在特定氛围内，将读者很快带入叙事节奏。讲述故事的能力，不能简单等同于叙述性，比如，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讲述技法、口传艺术创作的评书技法，在今天的小说创作中，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小说创作道路千万条，条条通罗马，每个人的创作面貌又不同，但基本功训练，会让青年作家有坚实的创作基础，能在此之上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

## 文坛一瞥



暑假好时光，正是读书时。甄选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好书，有助于激发阅读兴趣，让孩子爱上阅读。今日推荐的是讲述普通家庭动人故事的绘本，让我们跟随评论者的解读，感受这本书的独特之处。

——编者

## 孩子眼中的父母爱情

——《我的爸爸妈妈》之叙事特色

方丽璇

零点32分、零点34分、35分、36分……作者用频繁的数字提醒我们，除夕夜，父母相见的时间之紧迫，让我们感慨这段感情之不易及他们相爱之坚定。火车在站台停留的短暂时间内，他们见面并交换了礼物。火车开走之后，虽然书中并没有出现爸爸妈妈的脸部特写，但从手部动作可以看出，他们彼此惺惺相惜。爸爸戴上妈妈送的防寒手套，妈妈捧着爸爸送的鲜花紧扣双手，二人的甜蜜透过这两个特写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书中的一句“嫁给我，好吗”，是爸爸当晚没说出口的话，但我们对故事走向已了然于心，这是绘本讲故事的方式，有独特的美感。

父母结婚后，“我”，也就是故事的讲述者出现了。“我”小时候总听爸爸妈妈讲火车上的故事，但是全家团聚的日子仍旧屈指可数。爸爸妈妈在家也像在火车上一样，喜欢隔窗对望，延续着他们一直以来相处、相爱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安静的爱当中也有淡淡的苦涩，对彼此、对“我”陪伴的亏欠。

转眼，“我”长大了，才发觉时间如妈妈所说，像火车一样飞快。爸爸妈妈一直服务于铁路事业，妈妈成了列车长，而“我”读了美术专业。最后，“我”伏案画画的“手”出现，谜底揭晓，原来这部作品是讲述者“我”画的。小时候的“我”用画笔勾勒对父母的思念，长大后的“我”用画笔书写父母的故事。回看整本绘本，每一笔里都蕴藏着“我”对童年、对人生的理解。文字作者对“我”的创作者身份只字未提，是通过图画来讲述的。其实在书里，单看文字，读者基本能掌握整个故事，但是书中的很多细节是由图画或图文配合来呈现，这正是绘本的魅力所在。

最后一页，色彩的明暗对比比较明显，“我”的衣服、桌上的鲜花、火车模型是彩色的，其他部分为黑白色调。“我”穿的衣服与火车模型，呼应了绿皮火车的颜色，而那桌上盛开的粉色花朵就如“我”从父母相望的窗里看见的世界那般美好灿烂。其实爸爸妈妈给“我”讲了什么故事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相依的爱情以及对我的爱与珍贵的陪伴，使“我”获得了信任世界的能力，构成了我人生最坚实的根基与最温柔的底色。

那朵花或许意味着爸爸妈妈相知相守的爱情之花，也象征着他们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与对铁路事业的热爱之心，这深深影响着“我”，并且也将随着“我”创作的绘本传递给更多人。

## “新时代文学丛书”获好评

6月28日，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山西文学博物馆)与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新时代文学丛书”出版座谈会在我市举行。省内文学评论家、作家、文学编辑及丛书作者等40余人参加。

“新时代文学丛书”精选目前我省创作势头较好、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评论家的作品结集出版。去年首期出版的5本作品集为：诗歌集《时间的暗伤》(赵建雄著)、散文集《素履行》(张俊苗著)、中短篇小说集《结婚照》(曹向荣著)、儿童文学评论集《新聚焦——儿童文学创作现场》(崔昕平著)、网络文学评论集《历史·现象·个案——网络文学面面观》(何亦聪著)。会议介绍了丛书的编选背景、内容特色、推选作者方向，以及出版后产生的广泛影响。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王春林认为，这套丛书体现了山西文学的多元性、多样化以及更具创造性的生命力。《新聚焦——儿童文学创作现场》的作者，以精准的艺术感觉和理性意识，用形象的批评话语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地形图”，代表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高度。网络文学是当代重要的文学现

象、文化现象，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历史·现象·个案——网络文学面面观》的作者在网络文学网站从事过相关工作，对网络文学的发展阶段有整体的把握、深刻的判断、独到的见解。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太原日报社副总编辑徐大为指出，《时间的暗伤》关注的内容广泛，既有汾阳乡村气息，也有省城都市境况。作者在社会基层行走，观察问题敏锐，善于从细微处进入宏阔的主题，用他的思考方式对各种社会景象作深刻诠释，体现了“诗言志”的诗歌传统。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傅书华表示，读了《素履行》，不由自主地沉浸于作者所绘制的风、乡情、乡景之中。流淌于字里行间、深隐于各种细节之中的，对烟火人生的热爱、认可与执著，面对社会、面对历史、面对自身的自信与大气，让人感佩。

北岳文艺出版社原创产品研发中心主任、省作家协会签约评论家王朝军认为，小说集《结婚照》的八篇小说刻画了八个温暖而孤弱的灵魂，呈现自然、流动的风格。日常民间农耕生活的语言，理想化地表达了人的原初向往，有一种诗意美。

肖静娴



网络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学存在差异。了解掌握网络文学创作呈现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进入到网络文学领域深处，认识这一现象和它对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更好地开展研究和评论。为此，笔者专访了太原网络文学作家梁超(网络笔名:频度龙)。

访者:网络小说的篇幅普遍很长，百万字的都算是“中短篇”。创作这样大体量的小说，你是怎么酝酿和构思的?

梁超:我写新作品的前三个月基本就不出门了，因为前期的一百多万字就要把小说的大盘和节奏都定下来，把基本盘稳住。一股新作品上架更新第一个月，基本就是40万字的量，第二个月也差不多，每天写1万到2万字，一个小时写两千多字。若遇春节长假，免不了会有些别的安排，因此我要提前准备二三十章存稿，主要是大纲。我写大纲比较细，需要将近1个月的时间，大纲就要写30万字。

到了30多岁，每天连载压力挺大的。最大的压力不是身体压力，是精神压力，精神一直绷着。人必须得进入到小说里，而且害怕自己走出来，一旦走出来，可能节奏就变了，味道就变了。如果写作者自己都进入不了自己的书，怎么能要求读者进入呢?传统文学作家很多人在写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才能走出来。因此，网络作家和传统作家的共同点是，进入自己故事的状态后，要维持，这种维持是艰难的，进去之后再出来，也很难，每写一部作品都要经历这样一次进与出。每本书都是作者这一段人生经历的小总结。

访者:网络文学创作比起传统文学，讲究技巧吗?

梁超:写作不是用技巧写的，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通过塑造人物讲述故事，通过讲述故事通向心灵。我们把这种真实感用文字呈现出来让人产生共鸣，不注重技巧。比如画画，注重表达的是画家，注重技巧的是画工。有人说传统作家讲究技巧，其实他们不是用技巧写作，是后人总结出来的技巧。没有网络文学作品是因作者学了技巧写出来达到20万订阅量的。

访者:你一般是怎么写大纲的?

梁超:我会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事件来写，各地的风俗人情、特产都要写出来。写大纲的时候要编很多东西，因此平时读书涉猎很广，写故事不能凭空虚构，都是从现实出发去扩展故事架构。大纲定了以后，随着故事的推进，我的人物会成长，不会有前后矛盾的颠覆性改变。人物按照大纲写，但大纲里没有预设一共要出现多少个人物。我会写人物小传，但人物小传是在细网里写。每一卷都会写细纲，相当于把大纲优化细化了。大纲确定的关键人物至少70个到100个，因此必须要有人物小传，人物从出场到落幕，他的作用、他的性格，他人生的经历都要浓缩在人物小传里，这样可以防止写偏。

访者:怎么看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读者的评价或评论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梁超:我认为网络文学的评论具有两面性，不管是抨击还是点赞，都必须言之有物，不然会被网友“喷”。现在的读者特别专业，他们可能写书不如你，但他们看的书很多、很杂。我注册的网络文学网站的读者，很多是十年元老、五年书虫，有长年累月的阅读积累。他们评价我的作品引经据典，很多时候辩论，辩不过他们。他们很可爱，也很可怕。

很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有参与感。作品中的人物有他的影子，这会成为读者读下去的动力。有一些读者几乎每天看我的小说，跟着我看了十年，积累了感情，每个主角、每个配角，他们都觉得跟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有时我在群里跟他们商量人物性格、人物出身、小传等等，他们参与了，就觉得是他们自己的人物。

有一次我把一个人物写死了，那天晚上群里就“炸”了，有读者让我改，说不改就上门找我。2000人的群，当时大概就有500人直接退群，过了几天他们又加回来。有一位读者当下就拍了桌子，把桌上的玻璃拍碎了，弄伤了手，他拍照给我看他的手，我说:“你悠着点儿啊，赶紧去医院包扎一下。”他真的很入迷，说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看我更新的那两章，看完了才睡觉。

访者:谈谈网络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梁超:拿我最近一部连载完的《灾厄之冠》来说，一开始我想写一个复仇的故事，写主人公从复仇到新生的一系列经历。但是我觉得复仇的故事有点沉重，想把它改得清淡一点，就改成别人替他复仇，不用自己去背负一切。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思考如何把传统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与网络文学的特点和它的节奏感结合起来，但屡次尝试总是找不到感觉，总觉得是四不像。我希望自己的新作品既有商业性也有文学性，但是这种探索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这部作品是我在商业性的基础上提升文学性的尝试。

网络文学作家并不是写了传统文学作品，网络作家这个职业决定了写作与市场紧密结合。网络作家与网站签署合同，通过文字谋生或者谋取更高质量的生活，决定了我们要为市场服务，为读者服务，要把作品写长。网文最开始就长，现在越来越长，正常的网文篇幅是300万字到500万字。写短了对网络作家来说，经历、投入与收入不成正比。

访者: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会一直写下去吗?

梁超:写作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可以让我从中获得成就感、愉悦感和满足感。在完本的瞬间，我的灵魂也升华了。写作的本质应该是这样的，我会一直写下去。我的作品的核心与内涵是仁义礼智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一致的。如果说未来有什么目标，我想说，于海中博奔，在风浪中前行，虽然目前我的创作成果比较稳定，但还想突破自己。